

## G 特稿 115

**钟** 钟婧珊最近有点跟共享单车“杠”上了。看到马路上胡乱停放的单车，只要时间允许，她都要把它们摆顺。走一路摆一路，像一个兼职的共享单车运维员。

到了周末，兼职变成了“全职”。穿上蓝色马甲，戴着防晒冰袖，钟婧珊和同伴出没在沈阳市和平区各个繁华地段——那里也是共享单车的热门停放区域。

一边有人摆车，一边就有人停车。总会有人非要把车停得横七竖八，听到劝导，不但不脸红，还会不耐烦地回怼几句。

“知道了知道了，又不碍事，别总整那些花架子。”

“装模做样的，等你们一走，很快不就又乱糟糟了。”

钟婧珊早习惯了这种场景，无奈地笑一笑，几乎不用调整心情，她又发力抬起了下一辆要挪动的单车。

1.73亿，这是中国志愿服务网统计的目前我国注册志愿者人数，钟婧珊是其中不足亿分之一的存在。她每个周六在做的“花架子”和因此遭遇的冷暖，许多志愿者都曾经或正在经历。

从1989年第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在天津诞生算起，志愿服务在我国已到而立之年。每逢大事，这股“神秘”的社会力量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。但在更多个无事发生的日子里，近两亿人和他们的组织要面对的日常，就像钟婧珊手里的共享单车，乱了理，理了又乱，乱了再理。

### 一个带一个 一个拉一个

6月13日是个周六，钟婧珊难得地没去整理单车。这天，由她担任现场导演的“志愿·和平——跟我一起来，就现在”行动表彰大会在沈阳市和平区太原街步行街南街举行。共计186名志愿者被授予该区“学雷锋最美志愿者”称号，拿到了由和平区志愿者代言人、和平区区委书记刘志寰签名的奖状。

对于当天到现场的500多位志愿者代表来说，得没得表彰是小事，找到“组织”才事关重大。

地图上，和平区“嵌”在沈阳市的正中心，是名副其实的中心城区。61平方千米的面积里，安放着沈阳市最发达的商业、最健全的卫生、教育系统和最浓厚的生活气息。也因此，和平区成了该市志愿活动最活跃的区域。机关、学校、企业、街道、社区……大大小小的志愿服务队伍有138个。

6月初，和平区成立了学雷锋志愿者服务社会组织(志愿者协会)，把区内现有的志愿服务力量拢在一起，“一统计，有5万多人！”

说这话的安大龙做志愿服务20年，见过各行各业、各种经历和背景的志愿者。他说，想为自己生活的地方做点事，是这个庞大的队伍最大的共性。

2000年，安大龙在一家外资企业做工会主席。一位叫邹静宇的24岁员工患了恶性肿瘤，安大龙在全集团发起募捐后，124个国家的员工共捐出了50万元。

邹静宇最终没能战胜疾病。她去世后，她的妈妈到公司门前，一步一磕头地道谢，并退回了剩余的20万元捐款。当时邹静宇的双亲卖掉了房子，还背负着外债，他们明明可以留下那20万元。

后来，安大龙和同事去看望过这对父母。每一次，吃着老人特意包的饺子，这个东北汉子都会忍不住哭起来。

“你们不用来了，替我们做点什么回报世上的热心人吧。”带着邹静宇父母的嘱托，安大龙做起了志愿服务。一开始是自己做，后来带着公司的同事一起做，再后来，只要是身边认识的人，他都会想着法子劝来当志愿者。

出生于1993年的钟婧珊就是这样被“连哄带骗”拉了进来。她是所在公司的工会主席，安大龙现在是和平区商业集群工会联合会主席，工作上一来二往熟悉后，安大龙就开始在钟婧珊耳边念叨，“你在朋友圈发美食、发自拍，才多少人点赞？如果你参加志愿活动，发段文字配上图，点赞量绝对翻倍。”

钟婧珊心里有些打鼓，她怕志愿服务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，“捐钱捐物，我不够富裕；帮人找工作找大夫，我也没门道。”只是被安大龙念叨的次数多了，脸皮薄的小姑娘觉得，不去一次都不好意思，“真不是为了发朋友圈。”

出发前一晚，那次活动的组织者让钟婧珊翻出家里的废旧CT片，到了现场剪成六边形，然后用这个做模板粉刷墙壁。不多会儿，原本斑驳的墙面出现了整齐的“蜂巢”图形，看起来焕然一新。



在和平区，乱停乱放的共享单车被志愿者一一摆好。

做志愿者的人，常被看作“推石头的人”。希腊神话里，反复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是个悲剧人物。不过，在志愿者眼中，他更像是个坚持做一件事的人。一个人推石头，势单力薄。5万人一起推，石头终有上山的一天。



更多精彩内容  
清扫二维码

# 5万个推石头的人

本报记者 刘旭



钟婧珊在志愿服务活动中。

受访者供图

环的歌曲。

这首由志愿者们原创的《蓝色心愿》，被寄予成为魔性洗脑歌的期待——一直播一直播，既让志愿者的腰板挺得更直，也总有一天能感染在一旁“看戏”的人。

第一次外放，钟婧珊把音量开得很小，“挺尴尬的，像公开做贼。”遭遇的冷漠和嘲讽多了，很多时候钟婧珊更想默默地把事情做了。

让她意外的是，那一天，还真有个路人在走出一段路后，又专门回身向她竖了个大拇指。

### 一笔大保单



6月中旬，北京市海淀区，一位疫情防控志愿者在擦拭汗水。

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

7月初的一个周六，钟婧珊在擦拭街道上的一扇铁门时划伤手掌“挂了彩”。“问题不大”，她不太在意地说，能坚持做志愿者的，都是抗摔打的。

可有时候，皮实也不能保志愿者万全。

今年初，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蔓延，和平区不少志愿力量加入了社区防控的队伍。钟婧珊所在的沈阳国宇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60位志愿者也在其中。

### 服务一路，成长一路

成为真正的社会自治组织，是安大龙对志愿者组织的期待。今年，他还开始尝试用“社会化自治”的方法解决社区的老大难问题。

在和平区南湖街道下属的一个老旧社区，四处张贴、印刷的小广告一直层出不穷，“志愿者辛苦苦铲干净，过两天又出现了”。

安大龙抽空走遍了这个社区的所有小区，一个个数下来，他发现墙上的广告分属开锁、宽带办理、家电维修等13个商户。为了抢到生意，同行之间都比着贴纸条。

在和社区书记、各小区物业委员会成员商议后，安大龙请社区民警把13个商户老板请到了社区。

小老板们神情紧张，生怕要被问责。

“今天，社区想和你们谈一笔生意。”安大龙一开口，商户主都愣了。他接着解释，社区内每个小区为一个标的，同性质商户自由竞标，胜者获得该小区的垄断经营权，负者可以继续竞标其他小区的经营权。竞标得来的收入归入社区日常维护资金。

有人很快算明白了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，“过去每年花两三万元雇人偷摸贴广告，提心吊胆不说，平均贴出去一万张才有8单生意。”

竞标当场进行，几个小时后，13个小老板怀里揣着得来的“地盘”，表情轻松地走出了社区。

过了一阵，安大龙再去社区转悠，发现有几个陌生的面孔在楼道里清除以往的“牛皮癣”。一问，竟是竞标成功的商户雇来的，“老板说了，以后小区里的墙面清洁，他包了”。

安大龙喜出望外，“这不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志愿服务吗？”他计划着，等到了年底有了显著成效，就联合多方推广这套竞标法，“说不定哪一天，志愿者就再不用吭哧吭哧铲小广告了”。

为了6月那场表彰大会，钟婧珊连续好几天忙到凌晨。第一次做现场导演，就是有500多人参加的活动，压力虽大，她却一点不怵。

因为带领同事做志愿服务，钟婧珊的组织策划能力有了大幅提升，这种进步也延伸到了她的本职工作中。过去，领导要一个数据，她就会提供一个数据；现在，她会把相关的好几个数据一起附在后面。她说，相比于很多靠惯性运转的工作，志愿服务需要人更主动，也会遇到更多状况，“这都迫使我会做事多思考一步，深入思考一步”。

在志愿行动中成长，是50岁的安大龙和27岁的钟婧珊共同的感悟。

### 让志愿者“嗨”起来

“小哥，洗车。”一边说话，钟婧珊一边亮了亮手机。工作人员确认后，接过钥匙把钟婧珊的车开到了最前排的洗车位。

这种让旁人羡慕的待遇来自于钟婧珊的志愿者身份。和平区志愿协会成立后不久，“志愿和平”小程序上线，除了帮助志愿者对接服务需求，让志愿者“看见”自己的同伴外，这个小程序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，志愿者身份凭证。

已注册12833人，提供志愿服务44739人次。在“志愿和平”小程序里，这两个数据随时都在往上跳动。一起刷新的，还有新闻动态中呈现的服务现场照片、短视频和文字。面对这股庞大的社会力量，让志愿者服务志愿者，让志愿者享受礼遇，是安大龙和邵振军最近琢磨的事，“志愿者本不求回报，但他们理应受到尊重、获得一些优待，这样还能鼓励更多人加入到志愿者的队伍中来”。

目前，和平区有9家汽车美容商铺承诺志愿者预约洗车免排队。志愿者协会还正在与近百家企业协商，希望把对志愿者的高级别待遇延伸到餐饮、理发、户外拓展训练等多个领域。“有的企业本身就是志愿者，很爽快就答应了。”安大龙说。

前不久，钟婧珊在小程序里抽中了免费洗车的大奖，“去了就能洗，洗了就能走，那感觉，别提了”。

表彰大会当天，除了互相留下联系方式，到场的志愿者还在暗暗比较着一件事，看谁胸前的“和平鸽”徽章级别高。

“和平鸽”徽章分为黄色、蓝色、绿色、银色和金色五个级别，5枚黄色徽章换一枚蓝色徽章，以此类推。徽章设计的初衷是作为一种荣誉象征，没想到还真让志愿者们互相攀比起来。像游戏里打怪升级一样，好多人对徽章升级上了瘾，与游戏不同的是，志愿服务没有“外挂”，只能靠一次次付出换来一只只珍贵的鸽子。

在志愿服务现场，每个人职业不同、社会地位不同，但不管是谁，要是胸前戴着金色徽章，就像是五星上将，用安大龙的话来说，“得到的尊重和仰慕都是排山倒海式的”。

只能在周末参加活动的钟婧珊现在还只有黄色徽章，被笑称为“小白”。尽管如此，每周六一早出门时，她都仔细地配戴好徽章。

她说自己有太多身份，在公司是职员，在家里是妻子是女儿，似乎只有在参加志愿活动时，她才暂时摆脱了角色的束缚，“如果人生是一副拼图，做志愿者，让我这张拼图更完整了”。



受访者供图